

经典名著 价值阅读

变色龙

Chameleon

[俄罗斯] 契诃夫 / 著
王思婷 / 译

名家名译
经典读本
Wordsworth
Classics

推荐读本（全译插图版）

世界文学经典盛宴 品味纯正的经典味道

幽默讽刺大师的传世佳作

一面反映小人物百味人生的镜子

“变色龙”已成为见风使舵、善于变相、投机钻营者的代名词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Chameleon

变色龙

[俄罗斯] 契诃夫 / 著
王思婷 / 译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 [俄罗斯] 契诃夫 201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变色龙 / (俄罗斯) 契诃夫著 ; 王思婷译. --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17. 9

(经典名著价值阅读)

ISBN 978-7-5470-4632-6

I. ①变… II. ①契… ②王…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 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09543 号

出 品 人: 刘一秀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印 刷 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45mm×210mm

字 数: 259 千字

印 张: 10

出版时间: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李 坪

责任校对: 高 辉

封面设计: 宋双成

排版制作: 文贤阁

ISBN 978-7-5470-4632-6

定 价: 30.00 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090

常年法律顾问: 李福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090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联系电话: 0316-2516500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是一位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家，是俄国的世界级短篇小说巨匠，与法国作家莫泊桑和美国作家欧·亨利并称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家”。他的小说紧凑精炼、言简意赅，给读者许多想象发挥的空间。女作家卡特琳·曼斯菲尔德曾说：“我愿将莫泊桑的全部作品换取契诃夫的一个短篇小说。”还曾在一篇札记中写道：“如果法国的全部短篇小说都毁于一旦，而这个短篇小说（《苦恼》）留下来的话，我也不会感到可惜。”高尔基也曾说：“俄罗斯的短篇小说是契诃夫同普希金、屠格涅夫一道创立的，他们都是‘不可企及’的。”

一八六〇年，契诃夫出生于一个家境贫寒的小商人家庭，上学期间他一边读书一边打工。一八八四年，契诃夫大学毕业，之后从医多年，这使得他得以接触到社会各个层面的人物，也为他以后的创作奠定了基础。一九〇四年，契诃夫患肺病，医治无效身亡，后葬于莫斯科。契诃夫去

世时年仅四十四岁，但是他短暂的一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契诃夫的创作注重描写俄国人民的日常生活，塑造具有典型性格的小人物，借此反映当时俄国社会的状况。他的作品具有两大特征：对丑恶现象的嘲笑与对贫苦人民的深切同情。其作品无情地揭露了沙皇统治下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黑暗的社会现象。他被认为是十九世纪末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

本书收录了契诃夫四十余篇小说，皆是其创作的珍品，如《变色龙》《套中人》《苦恼》《胖子和瘦子》《歌女》《醋栗》等。《变色龙》将其讽刺手法使用得淋漓尽致；《套中人》《醋栗》对社会上的庸俗现象和僵化的思想进行了嘲笑和批判；《苦恼》《歌女》描写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民；《胖子和瘦子》讽刺了当时卑躬屈膝、毫无自尊的小官吏。这些作品体现了契诃夫小说的特色：不追求情节跌宕起伏，注重人物性格的塑造，让人物的不同性格形成冲突与矛盾，进而反映社会现实。他的作品取材于平凡的日常生活，没有大喜大悲，没有波澜壮阔的情节，在平淡中表达了自己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以及对丑恶现实的批判。

契诃夫的小说经受了百年检验，依然闪耀着独特的艺术光彩。让我们一起走进契诃夫的小说，领略他的风采。



变色龙	001
套中人	005
苦 恼	019
胖子和瘦子	025
小职员之死	028
夜莺演唱会	032
演说家	035
跳来跳去的女人	039
普里希别耶夫中士	066
卡什坦卡的故事	072
外科手术	092
姚内奇	097
万 卡	119
新 娘	124
乞 丐	146
哀 伤	152
打 赌	158
飞 岛	165
假 面	174
挂在脖子上的安娜	180

瑞典火柴	193
名贵的狗	216
风 波	219
坏孩子	228
窝 囊	231
柳 树	234
捉 弄	238
小人物	243
钉子上	247
代 表	250
彩 票	254
预谋犯	260
美妙的结局	266
在流放地	271
在催眠术表演会上	281
歌 女	285
站 长	292
醋 栗	296
嫁 妆	307

变色龙^①

奥楚蔑洛夫警官穿着一身新军大衣，手里提着一个包，穿过了集市的广场。一个长着红色头发的警察跟在奥楚蔑洛夫后面，他手里端着粗箩，粗箩里的醋栗^②装得满满的，这些醋栗都是没收来的。广场不见人影，周围一片寂静。小铺和酒店敞开着大门，就像一张张饥饿的嘴巴，无精打采地看着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店门旁边连一个乞丐都没有。

“你这该死的东西，还敢咬人！”奥楚蔑洛夫突然听到说话声，“伙计们，千万别放走它！现在狗咬人可不行！赶紧抓住它！哎哟……哎哟！”

狗的尖叫声响了起来。奥楚蔑洛夫看向那边，只见一条狗从商人彼楚京的木柴场里窜出来，它用三条腿跑着，时不时地回头看。在狗的后面，一个身穿浆硬的花布衬衫和敞开怀的坎肩的人正在追赶着。他紧追着那条狗，身子向前一倾，扑到地上，抓住了那条狗的后腿。紧接着又传来狗叫声和人的叫喊声：“千万别放走它！”小铺里探出一些带着睡意的脸，不一会儿，一群人就像是地底下钻出来的一样，聚集在了木柴场门口。

“好像出什么事了，长官！”警察说。

奥楚蔑洛夫向左边微微转身，迈步走向人群那里。在木柴场门口，他看到那个敞开坎肩的人站在那儿，举着右手，伸出一根

① 变色龙：蜥蜴类动物，其肤色可以随环境的不同而产生变化。

② 醋栗：又名灯笼果，果实近圆形或椭圆形，成熟时果皮黄绿色，光亮而透明，几条纵行维管束清晰可见。花萼宿存，很像灯笼，故名灯笼果。

血淋淋的手指头给围观的人看。他那半醉的脸上露出的神情似乎在说：“我要扒了你的皮，坏蛋！”而且那根手指头好像就是胜利旗帜的象征。奥楚蔑洛夫认出了这个人是首饰匠赫留金。闹出这场乱子的小狗就坐在人群中央的空地上，这是一只白毛小猎狗，脸尖尖的，背上还有一块黄斑，这时，它前腿劈开，不住地颤抖着。它那含着眼泪的眼睛里流露出苦恼和恐惧。

“这里发生什么事了？”奥楚蔑洛夫挤到人群中，问道，“你在干什么？为什么要竖起手指头？……是谁在瞎嚷？”

“我可没有招惹谁啊，长官，我一直在走我的路……”赫留金用拳头顶着嘴一直在咳嗽，开口说，“我正在和米特利·米特利奇谈木柴的事情，忽然间，这个狗东西平白无故地咬了我的手指头一口……请您体谅我，我是一个要干活儿的人……我做的是细致活儿。光这一点就得赔我一笔钱才行，因为我可能一个星期不能干活了。长官，法律上也没有这么一条，说人被畜生咬了就该忍着吧……如果人人都被狗咬，那还不如别活在这世上了呢……”

“嗯！……好……”奥楚蔑洛夫严厉地说，咳嗽着，并且眉毛动了动，“好……这狗到底是谁家的？我是不会不管这样的事的。我要给那些放狗出来的人一点颜色！现在也是要管管那些不愿意遵守法令的老爷们了！等让他交了罚款，这浑蛋，才会知道把狗和别的畜生放出来咬人有什么后果！我一定要给他点厉害尝尝，……叶尔迪陵，”警官对警察说，“你去查清楚这到底是谁家的狗，然后回来报告我！这条狗得打死才行。别在这里拖延！这条狗多半是条疯狗……我问你们：你们谁知道这狗是谁家的？”

人群里有人说道：“这狗好像是席加洛夫将军家的！”

“席加洛夫将军？哦！……你，叶尔迪陵，帮我把大衣脱下来……怎么这么热啊！这是什么鬼天气啊！我想可能要下雨了……只是我搞不懂一件事：这条狗怎么会咬你呢？”奥楚蔑洛夫对赫留金说，“难道它够得到你的手指头？它这么矮小，可是你长得这么高大！你这个手指头多半是让小钉子扎破的，之后却

想着要人家赔你钱。你这种人啊……谁都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可了解你们这些家伙！”

“长官，他把他的雪茄戳到它脸上寻开心。它呢，又不是傻瓜，就咬了他一口……他是个无聊的人，长官！”

“你胡说，独眼龙！你眼睛看不见，为什么胡说？长官是明白人，看得出来谁胡说，谁像当着上帝的面一样凭良心说话……我要胡说，就让调解法官^①审判我好了。他的法律上写得明白……如今大家都平等了……不瞒您说，我弟弟就在当宪兵……”

“少说废话！”

“不，这条狗不是将军家的……”警察深思地说，“将军家里没有这样的狗。他家里的狗大半是大猎狗……”

“你拿得准吗？”

“拿得准，长官……”

“我自己也知道。将军家里的狗都名贵，都是良种，这条狗呢，鬼才知道是什么东西！毛色不好，模样也不中看……完全是下贱货……他老人家会养这样的狗？你的脑筋上哪儿去了？要是这样的狗在彼得堡或者莫斯科让人碰上，你们知道会怎样？那儿才不管什么法律不法律，一转眼的工夫就叫它断了气！你，赫留金，受了苦，这件事不能放过不管……得教训他们一下！是时候了……”

“不过也可能是将军家的狗……”警察把他的想法说出来，“它脸上又没写着……前几天我在他家院子里就见到过这样一条狗。”

“没错儿，是将军家的！”人群里有人说。

“嗯！……你，叶尔迪陵老弟，给我穿上大衣吧……好像起风了……怪冷的……你带着这条狗到将军家里去一趟，在那儿问一下……你就说这条狗是我找着，派你送去的……你说以后不要

① 调解法官：帝俄时代的保安法官，只审理小案子。

把它放到街上来。也许它是名贵的狗，要是每个猪猡都拿雪茄烟戳到它脸上去，要不了多久就能把它作践死。狗是娇嫩的动物嘛……你，蠢货，把手放下来！用不着把你那根蠢手指头摆出来！这都怪你自己不好！……”

“将军家的厨师来了，我们来问问他吧……喂，普罗霍尔！你过来，亲爱的！你看看这条狗……是你们家的吗？”

“瞎猜！我们那儿从来也没有过这样的狗！”

“那就用不着费很多工夫去问了，”奥楚蔑洛夫说，“这是条野狗！用不着多说了……既然他说是野狗，那就是野狗……弄死它算了。”

“这条狗不是我们家的，”普罗霍尔继续说，“可这是将军哥哥的狗，他前几天到我们这儿来了。我们的将军不喜欢这种狗，他老人家的哥哥却喜欢……”

“难道他老人家的哥哥来了？弗拉季米尔·伊凡内奇来了？”奥楚蔑洛夫的整个脸上洋溢着动情的笑容，问道，“主啊！你瞧，我还不知道呢！他是要来住一段时间吧？”

“他是要住段时间……”

“你瞧，主啊！……他是想念弟弟了……我还不知道呢！那可是他老人家的狗？我很高兴……你把它带回去吧……这条小狗还不错……挺伶俐……它咬了这家伙的手指头一口！哈哈！……咦，你干吗发抖？呜呜……呜呜……小家伙生气了……好一条小狗……”

普罗霍尔叫过小狗，带着它离开了木柴场。那群人在那里哈哈大笑地对着赫留金。

“我早晚要收拾你！”奥楚蔑洛夫威胁赫留金说，然后使劲裹紧身上的大衣，穿过集市的广场，径自走了。

套中人

猎人们因为打猎耽误了回家的时间，所以只能在米罗诺西茨村边上村长普罗科菲的家中住上一晚。他们只有两个人：兽医伊凡·伊凡内奇和中学教师布尔金。伊凡·伊凡内奇还有一个奇怪的复姓——奇木沙—喜马拉雅斯基，这样的姓非常奇怪，和他一点也不搭调，因此人们就简单称他的本名和父名伊凡·伊凡内奇。他一般住在城郊的养马场里，这次外出打猎主要是为了呼吸一些新鲜空气。而布尔金每年夏天都会去拜访伯爵，附近的人对此早已见怪不怪。

他们没有睡觉。伊凡·伊凡内奇是个个子瘦高的老头儿，长着很长的胡子。这会儿，他正坐在月光下的门口，脸朝外，嘴里吸着烟斗。布尔金在屋里的干草上躺着，谁也看不清黑暗中的他。他们在那里谈天说地，以打发时间。一会儿，他们聊到了村长的老婆玛芙拉。她是个健康而不愚蠢的女人，只可惜她已经这么大了年纪了还没去过米罗诺西茨村之外的地方，从没见过城市和铁路，以至于都不知道铁路是什么样的。最近这些年，她每天都围着家里的炉灶转悠，只有晚上才能到外面活动活动。“这有什么值得可怜的呢？”布尔金说，“有些人的性格天生就是这样，他们像那些身上带壳的动物似的，一旦发现风吹草动，就急忙往自己的壳里缩，而且世界上有不少这样的人呢。这或许是一种返祖现象，太古时候的人类不就是在自己的洞穴中居住着吗？可是谁能说清楚呢，我也不是学自然科学的，这样的问题只不过随便说说罢了。我不过是想和你说，类似玛芙拉这样的人，并不是很少见。哦，远的不提，两个月前，我们这里有一人死了。他是希腊语教员，姓别利科夫，和我是同事。你应该对他有所耳闻的。

他也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人，不管何时出门，总是会把套鞋穿上；即便天气非常好，他也要将雨伞带上。他的伞在套子里装着，怀表在灰色的鹿皮套子里装着，即使是削铅笔的小刀，也要在一个小套子里装着。更有甚者，可以说他的脸好像也是在套子里装着，因为我总是无法将他的脸看清楚，他的脸好像总在竖起的衣领里藏着。他老是穿绒衣、戴墨镜，耳朵里面塞着棉花团，每一次坐上出租马车，他总是马上让车夫将车篷支起来。总而言之，他老是将一层又一层的套子裹在自己身上，好像蜗牛似的，整天背着个壳，仿佛如此一来就能与世隔绝，不会被外界影响一样。或许是现实生活令他懊恼、恐惧，他老是夸赞过去，夸赞他未曾也无法拥有的东西。即便是他教的古代语言，也像是他的雨伞和衣领一样，他能够在里面躲着，逃避现实。”

“‘啊，古希腊语是多么美妙，多么动听的语言啊！’他总爱这么感叹，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总是眯起眼睛，竖起一个手指头，仿佛为了证实自己的话是正确的，还会露出少见的甜美愉快的表情念道：‘安特罗波斯^①！’”

“别利科夫不仅把身体藏进套子里，连自己的思想也竭力想藏进套子里。对他来说，只有明确禁止的事情他才认为是正确的。如果公告里头允许大家做的事情，他总觉得言犹未尽，带着很可疑的成分，他是万万不敢做的。只有那些连官方文告都刊登的各大报纸上的各种禁令，他才觉得是明白无误的。比如，有一次报上有一篇文章提出禁止性爱，他就认为这是很清楚明白的，既然禁止了，那就够了。至于批准成立阅览室、茶馆、戏剧小组啊什么的，他就总是摇着头，一脸痛苦的表情说：‘这个事情嘛，你不要问我的意见，说起来也对，好像是件好事，只要不惹出什么事端来就好！’”

“有些事情，明明就跟他毫不相关，他也忧心忡忡。比如说，做祷告的时候，某个同事迟到了；或者听说某个班的学生调皮捣

① 希腊语，意为人。

蛋了；或者他听别人说看到女学监很晚还和军官在一起；等等。这些事情都会让他心慌意乱，他总是说：‘但愿不要惹出什么事端来。’在每周例行的会议上，他那套子式的论调把我们都压得透不过气来。比如，他说二年级的彼得罗夫和四年级的叶戈罗夫太坏了，如果把他们两个开除，班里的纪律就会好转。又说，某个男子中学和女子中学的学生上课教室里乱哄哄的，这些年轻人肯定有不轨的行为——‘唉，这样的事情千万别传到当局那里，哎呀，但愿不要惹出什么事端来才好！’然后呢？然后他就不住地唉声叹气，不住地念叨他的担忧，我们只能看见那张很少见阳光而显得很苍白的脸上架着的一副墨镜——你可以想象一下，那样的脸和黄鼠狼的脸有什么区别吗——他就用这样的方式逼迫我们，最后我们只好让步，要不然他就一直这样没完没了下去。后来扣掉了彼得罗夫和叶戈罗夫的操作分数，到最后还把那两个孩子开除了。他还总喜欢到同事家串门，对于很多人来说，这并没有什么，但是他有个十分古怪的习惯——他到一个同事家里，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像是在监视什么，就这样闷不吭声地坐上个把钟头就走了。他把这叫作‘和同事保持良好关系’。显然，他上同事家闷坐并不轻松，可他照样挨家挨户串门，只因为他认为这样能尽到同事应尽的义务。我们这些教员都怕他，连校长也怕他三分。你想想看，我们这些教员都是些有头脑、极正派的人，受过屠格涅夫和谢德林的良好教育，可是我们的学校却让这个任何时候都穿着套鞋、带着雨伞的小人把持了整整十五年！何止一所中学呢？所有的中学都捏在他的掌心里！我们的太太小姐们到星期六不敢安排家庭演出，害怕让他知道；神职人员在他面前不好意思吃荤和打牌。在别利科夫这类人的影响下，最近十到十五年间，我们都变得谨小慎微，事事都怕。怕大声说话，怕写信，怕交朋友，怕读书，怕周济穷人，怕教人识字……”

伊凡·伊凡内奇想说点什么，清了清喉咙，但他先抽起烟斗来，看了看月亮，然后才一字一顿地说：“是的，我们都是有头

脑的正派人，我们读屠格涅夫和谢德林的作品，以及巴克莱^①等人的著作，可是我们又常常屈服于某种压力，一再忍让……问题就在这儿。”

“别利科夫跟我住在同一幢楼里，”布尔金接着说，“同一层楼，门对门，我们经常见面，所以了解他的家庭生活。他在家也是那一套：睡衣，睡帽，护窗板，门闩，无数清规戒律，还有那句口头禅：‘哎呀，千万不要惹出什么事端！’斋期吃素不利健康，可是又不能吃荤，因为怕人说别利科夫不守斋戒。于是他就吃牛油煎鲈鱼——这当然不是素食，可也不是斋期禁止的食品。他不用女仆，因为害怕别人背后说他的坏话。他雇了个厨子，叫阿法纳西，一个六十岁上下的老头子，成天醉醺醺的，还有点痴呆。他当过勤务兵^②，好歹能弄几个菜。这个阿法纳西经常站在房门口，交叉抱着胳膊，老是长叹一口气，嘟囔那么一句话：‘如今他们这种人多得很呢！’

“别利科夫的卧室小得像口箱子，床上挂着帐子。睡觉的时候，他总用被子蒙着头。房间里又热又闷，风敲打着关着的门，炉子里嗡嗡地响，厨房里传来声声叹息，不祥的叹息……

“他躺在被子里，感觉恐怖至极。他生怕会出什么事情，生怕阿法纳西会宰了他，生怕窃贼溜进家来，这之后就通宵做噩梦。到早晨我们一道去学校的时候，他无精打采，脸色苍白。看得出来，他要进去的这所学校令他感到恐慌和厌恶，对他这个生性孤僻的人来说，与我同行也很别扭。

“‘我们班上总是闹哄哄的，’他说，似乎想解释一下为什么他心情沉重，‘真不像话！’

“可是这个希腊语教员，这个套中人，你能想象吗，还差一点结婚了呢。”

伊凡·伊凡内奇快速回头瞧瞧堆房，说：

① 巴克莱（1821—1862）：英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

② 勤务兵：旧军队中为军官办杂务的士兵。

“你开玩笑!”

“没错，他差一点结婚了，尽管这令人非常奇怪。我们学校新调来了一位史地课教员，叫米哈伊尔·萨维奇·柯瓦连科，小俄罗斯人。他不是一个人来的，还带着姐姐瓦莲卡。他很年轻，高个子，肤色黝黑，一双大手，看模样就知道他说话声音低沉，果真没错，他的声音像从木桶里发出来的：嘭，嘭，嘭……他姐姐年纪不小了，三十岁上下，高个子，身材匀称，黑黑的眉毛，红红的脸蛋，一句话，她简直不能说是姑娘，而是蜜饯果冻。她那样活泼，吵吵嚷嚷，不停地哼着小俄罗斯的抒情歌曲，放声大笑，动不动就发出一连串响亮的笑声：哈哈！我们初次正式结识科瓦连科姐弟，我记得是在校长的命名日宴会上。在一群神态严肃、闷闷不乐、把参加校长命名日宴会也当作例行公事的教员中间，我们忽地看到，一位新的阿佛罗狄忒^①从大海的泡沫中诞生了：她双手叉腰走来走去，又笑又唱，翩翩起舞……她动情地唱起一首《风飘飘》，随后又唱了一支抒情歌曲，接着又唱了一曲。我们大家都被她迷住了——所有的人，甚至包括别利科夫。他在她身旁坐下，甜蜜地微笑着，说：

“‘小俄罗斯语柔和、动听，使人联想到古希腊语。’

“这番奉承使她感到得意，于是她用令人信服的语气动情地告诉他，说他们在加佳奇县有一处田庄，现在妈妈还住在那里。那里有那么好的梨，那么好的甜瓜，那么好的‘卡巴克’^②！小俄罗斯人把南瓜叫‘卡巴克’，把酒馆叫‘申克’。他们做的西红柿加紫甜菜浓汤‘可美味啦，可美味啦，简直好吃得不得了！’

“我们听着听着，忽然大家不约而同冒出一个念头：

“‘把他们撮合成一对，那才好呢。’校长太太悄悄对我说。

“我们大家不知怎么都记起来，我们的别利科夫还没有结婚。

① 阿佛罗狄忒：希腊神话中的爱与美女神，相当于古罗马神话里的维纳斯。

② 俄语，意为酒馆。

我们这时都感到奇怪，对他的终身大事我们竟一直没有注意，完全给忽略了。他对女人一般持什么态度？他准备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以前我们对此完全不感兴趣，也许我们甚至不能设想，这个任何时候都穿着套鞋、挂着帐子的人还能爱上什么人。

“‘他早过了四十，她也三十多了……’校长太太说出自己的想法，‘我觉得她是愿意嫁给他的。’

“在我们省，人们出于无聊，什么事干不出来呢？他们干了无数不必要的蠢事！这是因为，必要的事却没人去做。哦，就拿这件事来说吧，既然我们很难设想别利科夫会结婚，我们又为什么突然之间会头脑发热要给他做媒呢？校长太太、督学太太以及全体教员太太全都兴致勃勃，甚至连模样都变好看了，仿佛一下子找到了生活的目标。校长太太订了一个剧院包厢，我们一看——她的包厢里坐着瓦莲卡，拿着这么小的一把扇子，眉开眼笑，喜气洋洋。身旁坐着别利科夫，瘦小、佝偻，倒像是让人用钳子夹到这里来的。我有时在家里请朋友聚会，太太们便要我一定邀上别利科夫和瓦莲卡。总而言之，机器开动起来了。原来瓦莲卡本人也不反对出嫁。她跟弟弟生活在一起不大愉快，大家只知道，他们成天争吵不休，还互相对骂。我来跟你说一段插曲：

“柯瓦连科在街上走着，他是个壮实的大高个子，穿着绣花衬衫，头发从制帽里耷拉到额头上。他一手抱着一包书，一手拿一根有节疤的粗手杖。他姐姐跟在后面，也拿着书。

“‘你啊，米哈伊尔，这本书就没有读过！’她大声嚷道，‘我对你说，我可以起誓，你根本没有读过这本书！’

“‘可我要告诉你，我读过！’柯瓦连科也大声嚷道，还用手杖敲得人行道咚咚响。

“‘哎呀，我的天哪，米哈伊尔！你干吗发脾气，要知道我们谈的是原则问题。’

“‘可我要告诉你：我读过这本书！’他嚷得更响了。

“在家里，即使有外人在场，他们也照样争吵不休。这种生活多半让她厌倦了，她一心想有个自己的窝，再说也该考虑到年